

春雪

十月文学丛书

SHIYUE
WENXUE
CONGSHU

北京出版社

47.7

3

春雪



北京圖書館藏書

出版社

十月文学丛书

A809723

春 雪

*

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 京 印 刷 二 厂 印 刷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5.25印张 97,000字

1981年4月第1版 1981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89,000

书号: 10071·321 定价: 0.42元

目 录

春 雪.....	余易木 (1)
悠远的钟声.....	张抗抗 梅 进 (29)
沟.....	戴 晴 (55)
苦 果.....	王安忆 (81)
记忆深井里的小水珠.....	朱春雨 (117)
家庭纪事.....	母国政 (129)
报春兰.....	佳 峻 (153)

春 雪

余 易 木

冬天来了，春日怎能遥远？

——雪莱

我们都没有料到这不期而遇的邂逅。

只是当场内灯光重亮、观众离席而起的时候，我才恍然发现：电影开映后，前排一位摸黑进来的观众就是她。我们都愣住了。良久，我才伸出手去。我很想说些什么，可是声音哽塞在喉咙里，只不过动了动嘴唇。

我们随着人流，走出了大华电影院。

天已经黑了。

由于温度的突变抑或其他什么原因，我忽然打起了寒颤，牙齿不由自主地碰得嗒嗒地响。我咬紧牙关，竭尽全力，才勉强忍住了——因为我觉得，在她面前这样发抖，是可笑的。

天真冷。冷得出奇。以前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，冬天似乎没有这么冷。

今年春天，北京的气候怪极了。前几天，特别暖和，人们都换上了春装，路旁的树木也都已抽芽。这几天，气温骤然下降，仿佛又回到了冬天。气象预报说，今天有中雪。我抬头仰望天空，黑魆魆的云层几乎就压在屋顶上。看样子，这场雪恐怕难免的了。

我们习惯地穿过马路，拐进金鱼胡同。

象以往一样，她走在我的右边。她戴着头巾，低着头，一声也不响。在路灯昏暗的灯光下，我看不清她的脸。我只感到，她侧影的轮廓依旧那么清秀。呵，简直难以相信，相隔五年，我们又见面了，而且那么突然，那么意外。

意外吗？不尽然。五年来，我一直在期待这样的时刻。在我的幻想中，这应该是一个不无浪漫主义色彩的悲剧式的场面。事实上，这幕期待中的悲剧，我在幻梦中早已经历了何止千百次。可是，现在，她——这个我如此深深地热爱过的无情的人，就在我的身旁，我的心却那么沉静。既没有撕心欲裂的怨恨，也没有狂暴盛怒的激动。

记得六〇年秋天，老孙来西宁我们单位出差。他有意

或无意地谈起她在反右倾斗争中栽了跟斗，一个小伙子也跟她分道扬镳了。当时，我感到一阵幸灾乐祸的快意；然而，夜晚，我躺在床上，却莫名其妙地悄悄地哭了。

此刻，回忆起来，我倒好象有点儿明白了。怎么说呢，不管怎样，也许直至今天，在我的内心深处，对她更多的却依然是温情……

“呜——呜——”一阵喇叭的鸣叫声传入耳膜，接着有人拉了拉我的袖口。我赶紧躲开了迎面而来的一辆小轿车。原来，我们已到了王府井。

“到和平餐厅去吃点儿东西好吗？”她低声问。

“好。”我随口同意了。

话刚脱口，我就后悔了。为什么要到和平餐厅去？为了怀旧？噢，谢天谢地，我可没有这样的兴致！换一个地方岂不更好？天知道我怎么会同意的！可是，再一想，我又觉得自己十分可笑。既然她满不在乎，我又何必忌讳？和平餐厅就和平餐厅！旧地重游也无妨……

“我们上楼吧？”

我顺从地点了点头。

刚走到楼梯中央，我就听到了楼上传来的“一条大河，波浪宽”的歌声。从前可不是这样。从前，每次迎接我们的都是《蓝色的多瑙河》的轻快优美的旋律。“春天来了！春天来了！……”我简直怀疑，在我这一生中，还曾经有过春光明媚的日子……

我环顾四周，熟悉的景象映入眼帘。一切的一切，跟

我五年前最后一次和她到这儿来的时候一模一样。要不是大河的水淹没了蓝色的多瑙河，我真会以为那逝去了的春天又重现了呢！

幸而天气恶劣，楼下顾客不多，楼上更少。宽敞的餐厅显得有些空旷。我们挑选了一个靠窗的对座，脱掉外衣，刚一坐定，服务员就送来了菜单。

我要了两客份菜。

“两客九元，粮票四两。”服务员娴熟地说。

不巧，上衣口袋里的钱不够。我正要伸手到衬衫口袋里去拿，她已抢先会钞了。

我做了个遗憾的手势。

“你怎么跟我客气起来了呢？”她不以为然地说。

我模棱两可地笑了笑。

她用手整理了一下凌乱的头发，注视着我说：

“没想到，我们又见面了。”

“没想到。”

“几年不见，你还是老样子。”

“哪儿的话——老了，头发都开始秃了。”

“不，你变化不大。”她固执地说，“至少，没有我变化大。你看，我老了吧？”

我仔细观察了一下。的确，她老了不少。她瘦了，脸部圆润的线条变得严峻了，明亮的双眸已失去原有的光辉，开始黯淡了，甚至连眼角都出现了细细的皱纹……

“我们都老了。”我斟酌着说，很难抑制某种淡淡的凄凉

的感觉。

“也许，这么说也对。”她若有所思地说，“日子过得真快，一眨眼，五年了。”

是的，五年了。五年前，我们都是年轻的；五年后的今天，我们都老了。五年前，五七年的春天，四月间的一个下午，她就象现在一样，双手托住下颌，坐在我的对面。窗外是灿烂的阳光，窗里是蓝色的多瑙河汹涌的春潮。她瞅着我，她在笑——她的眼睛在笑……

“哎，我问你，”她忽然没头没脑地说，“假如我这次下厂，不小心，把手脚砸坏了，成了残废，你怎么办呐？”

“明天就要出差了，别讲这些不吉利的话！”我嘀咕道。

“没有关系！我才不迷信呢！我不怕，我就是要讲。你快说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呶，快说呀……”

“不可能的！”

“这不一定。冷加工处的小马不就是把手臂折断了？参加老厂技术改造，很有可能发生意外。”

“所以我一再嘱咐你要小心一些。”

“可是，万一？万一出了事情，你打算怎么办？”她追问道。

“你说我应该怎么办？”我灵机一动，反问了一句。

“照我说，问题很简单：吹掉，拉倒！世界上漂亮的姑娘千千万，何苦讨一个残废做老婆？”

“你的意思是不是说，如果有朝一日我残废了，你就打

算这么办——把我一脚踢开？”

这下子可把她将住了。

“我才不是那样的人。”

“难道我就是那样的人？——认识一年多了，你还说这种话……”

她见我真的难过起来了，就连忙安慰我说：

“我是跟你开玩笑，你怎么认真了？”

“不能开这样的玩笑。”我郑重其事地说，“你知道，我对你的感情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。”

“我知道，什么我都知道。”她握住了我的手，感动地说，“我对你也一样。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把我们分开，除非——”

她咬住了嘴唇，没有说下去。

“除非什么？”我不安地诘问道。

“除非……除非你不革命。”她严肃地说。

我吃了一惊。

“你……你认为我……有一天我会不革命了？”

“天呐！我想到哪儿去了！”她自己也惊呼起来了，“不可能的，这种事情绝对不可能的！我说走了嘴，别生我的气，别生我的气……”

“你不该说这种话。”我叹了一口气，委屈地说，心中很不是滋味。

她笑了，抚摸着我的手，歉疚地笑了。

我凝视着她那明朗的微笑，自己也禁不住宽慰地笑

了。

呵，如果当时我能预知未来，我想我会哭的，尽管窗外是灿烂的阳光，窗里是蓝色的多瑙河汹涌的春潮……

“你在想什么？”

“我?!——”我定了定神，随口支吾道，“我在想，要是去年的话，说不定我们现在还在门口排队呢！”

“你去年到北京来过？”

“没有。我猜想是这样，因为去年上海也到处排队。”

“北京毕竟是首都，好一些。”她说，“你哪天到北京的？”

“三个多星期了。”

“出差？”

“出差。”

“你怎么没有想到抽空去看看你的老同事？”

“人家未必欢迎我，我也无意自讨没趣。”

“记得你的人还是有的。”她委婉地说。

“谁知道?!”我淡漠地说。

服务员端来了餐具和果酱、面包。

“一条大河，波——浪——宽——”女高音的尖嗓子又一遍在空旷的餐厅里唱了起来。

我觉得有些气闷。我看看窗户，窗户上布满了水雾。不住地，有些凝结了的水珠蜿蜒曲折地往下流，我用手擦了一擦，凑近玻璃，了望窗外，窗外是黑夜。透过窗户的隙缝，一股寒气悄悄地探进头来，给人以凉爽的感觉。

我解开了衣领。

“你这是本什么书？——你还是老样子，那么喜欢读书，走到哪儿都要带一本。”她说，拿起我插在外衣口袋里的一本小书。

“无所谓喜欢，积习难改，如此而已。”我解释道。

她瞥了我一眼，低下头去翻阅。

“Есенин*……”她扬起头来，“你又买了一本新的？”

“好几年了，离京前夕买的。”

“你那本还在我那儿，都让我读旧了。”

“你喜欢，就留着。”

“留作纪念？”

“无所谓纪念。”

她又瞥了我一眼，重新低下头去……

“叶赛宁的有些诗，写得真好。”她自言自语道，“有时候，我爱读，又怕读。一读那些诗，我就想起许许多多事情——你还记得我们一起读过的那一首短诗吗？”

“我们一起读过的诗好象不止一首。”

“是不少。我指的是那一首……我从前不大喜欢，现在不知为什么特别喜欢那一首……喔，对了，在这儿。”

她轻轻地念了起来：

Не вернуть мне ту ночку прохладную,

* 叶赛宁：1895—1925，俄国诗人。十月革命后一度歌颂光明，后因对革命不理解以至悲观失望，终于自杀。

Не видать мне подруги своей,
Не слышать ту песню отрадную,
Что распевал в саду соловей……

(回不来了，我那凉爽的夜晚，
见不到我那亲密的女伴，
听不到那欢乐的歌：
夜莺在花园里婉转鸣唱……)

她念了四句，顿住了。少顷，叹息一声说：“一点也不错，Что прошло, не вернуть никогда.(过去了的，再也不会回来。)”

过了一会儿，她见我毫无反应，抬起头来，略带困惑的表情，对我说：

“你以前不是很喜欢这首诗吗？”

“我现在完全无所谓。”

“完全无所谓？”

“完全无所谓。”

“你现在似乎对什么都无所谓……”

“一点不错。”我十分肯定地说，“对什么都无所谓。”

服务员端来了色拉和奶油昌鱼。

“我们吃饭吧。”我说。

“不，等一等——这是谁的照片？”她在《叶赛宁选集》中发现了一张相片。

“我的外甥。”

“你姊姊有孩子了？”她诧异地问，似乎很高兴。

“去年八月份生的。这是我外甥的百日照。”

“你姊姊结婚那么多年，也该有孩子了。”她说，“他们还在天津吗？”

“不，现在在杭州，五八年底调去的。”

“你姊姊对你真好，她真爱你呵。”她沉思地说。

“就是。她只有我这一个弟弟。”

“可惜，我没有这样一个姊姊……”她说，一面端详着我外甥的照片，“你看，你看，多么有趣！眼睛和嘴一般大！呶……呶……他在对我笑呢！”

顿了顿，她又自言自语地接着说：

“有这样的孩子，什么忧愁，什么烦恼不能消解呵——你说呢？”

我没有回答。

我能说什么呢？面对着这母性的觉醒，我能说什么呢？呵，如果没有那一切的一切，我们的孩子也许早已会搂着我们的脖子喊“爸爸”“妈妈”了……

她见我沒有反应，又接着说：

“你姊姊和你姊夫，我虽然只见过一次，但我一直还记得他们。他们对我的热情和亲切，我一直没有忘记。”

“谢谢你还记得他们。”

“你以为我那么健忘吗？”她以责备的口吻反诘道。

“不，我的意思是说，遗忘有时是难免的，甚至是必要的。——我们吃饭吧？”

“好，我们吃饭。”她把照片放回原处，拿起了刀叉。

隔了几秒钟，“一条大河，波浪宽……”又尖声尖气地唱了起来。

“到处是流不尽的一条大河，我腻透了！”她一边用餐刀割着昌鱼，一边皱着眉头说。

“没有办法。这儿一向有反复播送同一张唱片的习惯。从前是蓝色的多瑙河，现在是一条大河——这恐怕也是积习难改的缘故吧！”

她笑了。

“不过，我宁可听蓝色的多瑙河——当然，你是无——所——谓的。”她调皮地说。

刹那间，我仿佛见到了五年前的她。一阵心酸几乎压抑不住。我赶紧装着去撂披下来的额发，用手挡住了视线。

沉默。

“你知道吗？”她打破沉默，说，“我妹妹也快做妈妈了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我惊奇得连往嘴里送的一块鱼，也在半空中停住了。

“你奇怪什么？”

“在我的印象中，她还是孩子呐！”我喊道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她妹妹完全是个孩子。记得五六年秋天，一个星期日下午，我为了祝贺她的生日，带了一个大

蛋糕和一束她所喜爱的紫罗兰，第一次上她家去，到了门口，我却步了。迟疑了足足一刻钟，才鼓起勇气敲门。开门的就是她妹妹。她妹妹对我狡黠地一笑，大声地说：

“我在门边等了你是足足一刻钟呐！”

我一下子连耳根都红透了……五年，不过五年，连这个顽皮的小姑娘也快当妈妈了……

“什么时候结的婚？”我问。

“去年‘五一’。她爱人在石景山钢铁厂工作。”

“技术员？”

“不，炉长。”

“好眼力，现在再也找不到比工人更实惠的职业了！”

“我也这样想。”

服务员端来了第三道菜——羊排和浓汤。

“我想问你一件事。”她犹豫了少顷，说，“你可别见怪。”

“不要紧，你说吧。”

“你……你那个问题解决了么？”

“不解决我怎么能来北京出差？”

“什么时候解决的？”

“去年国庆节。”

“我从心底里为你高兴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我说，“你这几年生活得好吗？”

“你不知道？！”

“不太清楚。”

“老孙说，他在西宁遇见过你，他没有谈起？”

“他只是随便提了几句，我也不便细问。你知道，我跟老孙……”

她颌首表示会意。

“你总听说我在反右倾斗争中栽跟斗了吧？”

“听说了。可是不清楚怎么一回事。”

“事情是这样的：五八年年底，我参加我们研究院组织的一个技术鉴定组，代表部里去哈尔滨鉴定一项突破国际水平的技术革新。我到那儿一看，发现完全是浮夸。回来以后，鉴定组又起草了一份完全不实事求是的、浮夸的报告——”

“你公开表示了反对？”我插嘴道。

“没有。正相反，我也签字了。”

“那事情不就完了？”

“糟糕的是我在签字的同时，给院党组单独写了一份报告，说明了事实的真相和自己的看法。因为我觉得，作为一个共青团员，有责任向党反映真实情况。”

“报告送上去了？”

“送上去了。”

“我不懂，你为什么又签字，又打报告呢？”

“很幼稚，不是吗？”

“照我看，幼稚的不在于你签字，而在于你节外生枝。”

她点头表示同意。

“后来怎样？”我接着问。